

吴晓南 著

「钗黛合一」新论

《红楼梦》主要人物结构关系研究



君啓南 著

鋼筋合一新論

《建築學》三冊
物结构关系研究

书 名 「钗黛合一」新论

——《红楼梦》主要人物结构关系研究

作 者 吴晓南

编辑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十号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广州版总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海外版总发行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市永福路四十四号

版 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广州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大三十二开(203×140mm)一三六面一插页

广州版书号 10111·1534

定 价 1.00元

序一

舊人論詞，常用七寶樓臺一語，以爲文章華而不實，就如七寶樓臺，拆下來，不成片段。其實，這個比喻並不完全確切，樓臺拆卸下來，當然是殘磚斷木，乏善足陳，但修建樓臺的時候，一磚一木，都並非任意堆砌，一蹴而就。在未動工之前，固然要獨運匠心，畫下詳盡的藍圖，修建的時候，更得苦心經營，大如棟樑，小如一石一瓦，都絲毫苟且不得，待得完工之後，看的人都說，七寶樓臺，飛雲捲雨，嘆爲觀止，但書棟珠簾，來者一一不易，箇中艱辛，又有多少人知曉？

我們可以用七寶樓臺來形容《紅樓夢》的驚心動魄，任何人一覩紅樓，都會感覺到它的華光奪目，但我們志不在此，我們希望可以進一步來觀察研究這紅樓，或從文獻方面來研究建設的社會背景；或從考證方面來研究設計樓臺的人是誰；或從歷史方面來研究紅樓承先啓後的重要性。不管哪一種研究成果，都可以增加我們對紅樓的認識，但紅樓之所以是七寶樓臺，却不得不從紅樓本身的修建來看，爲什麼樓中起閣，爲什麼牆上傳畫？爲什麼窗外垂簾？一草一木，一石一瓦，取捨之間，都有一定的原因，產生不同的效果。

很多人看中國長篇小說，每被一章一回中的人物情節所吸引，而忘記這一段情節

與上章下回之間的關係。章回本身並不自成段落，章回之間也不是隨意串合，這情節轉折，人物出沒，都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言。好的作者，不會馬虎落筆；好的讀者，當然也不應粗心略過。《紅樓夢》一百廿回鉅著，頭緒萬千，是曹雪芹十年心血凝聚所成，我們愛讀紅樓的人，又怎能不從字裏行間費心苦思這繁複錯綜的背後構思過程和寫作技巧是什麼？

一九八三年春，我開了一門《紅樓夢》的研究課，就是本着這個想法來細讀紅樓，着眼點在真假兩分，情色空三字，希望可以大略看出各章節人物之間的關連。同學們定期報告，發現了很多新頭緒，也產生更多的問題。吳曉南同學寫成「釵黛合一」的文章，主意頗新，後來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其後，他又陸續修改補充，發展成今日的「新論」一書，其中固不無待考之處，但從秦可卿始，一一論述書中幾個主要人物在意識層次上的關係及其象徵作用，道前人之所未道，這是吳曉南同學費思研究的成果，值得供大家參考。「釵黛合一」的問題並不自此結束，相反地，許多新問題新看法也因之而生，導引我們進一步了解《紅樓夢》的秘奧。紅樓成書，出自一二人手，但解說紅樓，決非一二人可以論定，吳曉南同學總結前人說法，又條理分明地發揮自己的心得，為後人論述留下端倪，書將付梓，索序於余，我匆匆寫下數言，願與吳君及紅樓同好者共勉。

張洪年 序於加州柏城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

序二

一部《紅樓夢》，創造的「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評論的卷帙浩繁，至今不衰，幾乎同創作修改並行，便有《紅樓夢》研究，後來竟成「紅學」。這種情況，在古今的小說史上殊屬罕見。然而，一部「紅學」史，名家輩出，林林總總，仍然有許多問題，各執所見，衆說紛紜，但也有不少問題的認識漸近實際。人類認識遼闊的太空，浩瀚的海洋，莫不如是：在探索與研究中逐步加深，認識、再認識。《紅樓夢》研究自然更不可能有所謂「一次完成」，不論是宏觀的認識還是微觀的認識都會有多次反覆；假如有人在對這部巨著的研究中偶有發現，便自以爲窮盡真理，擺出一副學閥的架勢，終必貽笑大方。

序二

「紅學」研究的歷程，不僅有歪曲，有誤解，有分歧，有反覆，正因爲如此，自然也必有所前進。二百多年來，有多少對《紅樓夢》及其作者曹雪芹的認識，被人們認做定論的，不久便被否定，又有多少被否定了的定論，終於又被肯定。這本來是並不奇怪的，對於複雜事物的認識，總是在不斷的再認識中前進的。在文學認識中，切忌一有「定論」，便視爲「絕對真理」，強求一律，不許再作探索，倘若不幸走上這

一絕路，必然就將關閉了真理之門。

就以「釵黛合一」說而論，歷來就有尊釵抑黛、憐黛悲釵、右釵左黛、右黛左釵、悲（懷）金悼玉……等說，其中憐黛悲釵、懷金悼玉就有「釵黛合一」之意。可見此說並非俞平伯所獨創。但在五十年代中期，却成了「批俞」的重要觀點之一，而且把這種見解當作所謂「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反映」，甚至成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再現」，這種嚇人的「無限上綱」，儼然成為「定論」。近年來，學術領域重現自由討論的風氣，也就有人提出重新認識「批俞運動」中的某些「定論」，包括「釵黛合一」說。還有當年在這個問題上持論比較偏頗，而今即使有所保留，立論也比較持平了的。現在，類似「釵黛合一」說之論，也間或可見於有關「紅學」研究的報刊。這至少也是「紅學」研究領域的一種前進吧。

自然，像吳曉南君的《「釵黛合一」新論》這樣的專著，則是國內前此所未見；且從《紅樓夢》主要人物結構關係的藝術分析，終及於《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曹雪芹的創作意旨的探索，沒有在「合一」上止步，這就更難能了。也許可以認為：是對「紅學」史上這一源遠流長而又莫衷一是之說的新探索和新發揮；勿論吳君所持論據是否足信，論證是否充分，本書的問世，必將引起國內外「紅學」界同好的興趣和注視。

我讀《「釵黛合一」新論》，頗為吳君洋溢書上那種初生之犢的氣概所感染。這

種初生之犢的氣概也許可稱之爲稚氣，在學術上，要對「定論」挑戰，確實需要這種稚氣，在「紅學」研究中，要敢於再探索，再認識，更需要這種稚氣！

這也許就是我對此書不無偏愛之心，故樂爲之作此小序。

楊越 一九八四年十月於廣東社會科學院

「釵黛合一」新論

目錄

目錄

序一	三
序二	五
一·小引	一
二·「釵黛合一」與「兼美」	一二
三·「釵黛合一」、海棠花與「女兒」	一八
四·史湘雲與「女兒」	二五
五·史湘雲與薛寶琴	三三
六·香菱與「女兒」的性格	三七
七·「釵黛合一」的哲學基礎	四二
八·關於「影子說」	六一
九·賈寶玉的思想性格與其它主要人物結構關係的關係	六六
十·學術史角度的探討	八五

附錄一：關於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	九七
附錄二：關於海棠花·····	一〇六
注釋·····	一一〇
後記·····	一二四

一·小引

《紅樓夢》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人們推崇《紅樓夢》，甚至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有長城和《紅樓夢》是兩件值得驕傲的東西。說到不朽的作家，人們常提起莎士比亞，然而莎翁是以他三十七部戲劇奠定其不朽地位的。吳世昌比較了曹雪芹和莎士比亞之後說：

莎翁和曹雪芹在他們的作品裏都創造了四百多個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個劇本中，而且許多王侯、侍從、男女僕人，性格大致相類；在不同的劇本中「跑龍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區別。而曹雪芹的四百多個人物，却嚴密地組織在一個大單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語言，都不相同；不可互易，也不能弄錯。①

吳世昌所作的是一種橫向的比較，從縱的方向看，夏志清寫過一段頗為生動的話，說：

就算是最好的現代小說也無法與《紅樓夢》在深度和廣度方面相抗衡……精通傳統中國文學的學者常常會問道，最近五十年來，究竟有什麼作品能與《紅樓夢》等量

齊觀呢？但是，人們也可以反過來問道，那麼，在《紅樓夢》以前，究竟又有什麼作品有《紅樓夢》的分量呢？②

林以亮曾舉中國文學史上唐詩、宋詞、元曲、明小品文等藝術形式的發展為例，回答過上述的設問，他說：

大藝術家是時代的先驅，在形式和內容上一定超越了他的時代，方能有所創新並奠定地位。一種文學形式，往往為某一時代的大師將其各種可能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後來者無法超越前人。③

曹雪芹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正是如此。一方面，曹雪芹是傳統藝術手法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林以亮寫道：

《紅樓夢》也有傳統小說所不常用的特殊手法：象徵對比、情景的突變等等……《紅樓夢》雖然寫成於十八世紀，但在這方面的表現，却令現代的小說家羨慕不已。作者毫不遲疑地用夢、重冊、曲詞、謎語、花名簽等指明故事的發展和人物的結局，無需煞費經營編造出表面上是一回事，事實上却另有所指的象徵。④

知道某一部小說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是比較容易的事情，而認識一部偉大的小說之所以不朽就極難了。事實上，當曹雪芹還在寫《紅樓夢》的時候，對《紅樓夢》的研

究就開始了。脂硯齋，這位最早的《紅樓夢》讀者和評論者，寫下了許多來批眉批，其中有一些還直接影響了《紅樓夢》的創作。^⑤以後陸陸續續，許多人寫下了批注式的《紅樓夢》研究。一九〇五年，王國維寫了第一篇從文學研究角度討論《紅樓夢》的文章。一九一七年，蔡元培發表《石頭記索隱》，由此引起蔡元培、胡適之爭。潘重規把蔡胡之爭當作紅學之始，採用他這種說法，《紅樓夢》被當作一門專門的學問來研究也已經六十餘年了。六十多年來紅學的成就就可以分兩方面來敘述，一方面是外紅學，外紅學的基礎是考證，雖然至今為止，諸如《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是誰等基本問題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但胡適、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趙岡等學者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確已澄清了許多版本、作者家世、身世的疑問。在考證的基礎上，國內的紅學發展成一種文學、史學、社會學、哲學接壤的學問，研究諸如作者的世界觀，人物形象的社會意義等等，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文章發表。另一方面是內紅學，所謂文學意義上的文學評論。六十年前，王國維寫下了《紅樓夢評論》，林以亮認為：

最可惜的是王國維在文學批評方面建立了橋頭堡，後起無人，沒有人做更深入的
研究。

他敘述了國外的研究情況，問道：

照這樣發展下去，會不會禮失而求諸野，在深入研究《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上，

我們反而會落在西方學者的後面。⑥

在研究《紅樓夢》的歷史上，涉及《紅樓夢》人物結構關係的文章不多見，但隻言片語式的評論頗多。嘉慶年間學人二知道人曰：

太虛幻境所存之正副冊子題簽，俱系之金陵，豈天獨鍾美於是耶？抑以六朝金粉之遺，終古甲於天下耶？然黛玉蘇產，襲人北人也，非金陵亦列於十二釵中，蓋以所主者而言。所主者誰？賈寶玉也。⑦

清末學人張新之曰：

是書叙釵黛爲比肩，襲人晴雯乃兩人影子也。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迹，接寫者必是寶釵；寫寶玉同寶釵事迹，接寫者必是黛玉。否則用襲人代釵，用晴雯代黛。間有接以他人者，而仍必不脫本處。乃一絲不走，牢不可破，通體大章法也。⑧

他又說：

此書凡演姻緣離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寶、黛、釵。⑨

清光緒年間話石主人道：

寶玉兼愛，故叙釵黛性情言貌，皆從寶玉目中寫來，釵黛同情，故叙寶玉服飾儀容，必從釵黛目中看出。^⑩

清末涂贏道：

或問《紅樓夢》寫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子也，寫襲人，所以寫寶釵也。或問《紅樓夢》寫黛玉如彼，寫晴雯亦如彼，則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⑪

引用了這些，我們便清楚前人對《紅樓夢》主要人物結構關係總不外乎三點看法，一認為賈寶玉是《紅樓夢》最關鍵的人物，其它人物皆繞這個中心點形成結構；二則認為寶釵、黛玉在小說結構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三認為其他女子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近似寶釵，一類近似黛玉，這點後人歸結為影子說。

前人這些說法當然只是一種泛泛之論而已，說得比較具體的是清末孫渠甫的一句話，他說：

秦氏影釵黛兩人。^⑫

一·小引

孫渠甫的看法其實是從脂批來的。第五回警幻仙子說：

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

甲戌本批：

妙，蓋指薛林而言。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又有脂硯齋總批：

釵玉名雖二個，人却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黛玉逝世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後來做了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俞平伯，俞平伯引《紅樓夢引子》中「悲金悼玉的紅樓夢」一句，而後說：

是曲既為十二釵而作，則金是釵，玉是黛，很無可疑的。悲悼猶我們說惋惜，既曰惋惜，當然與痛罵有些不同罷。這是曹雪芹不肯痛罵寶釵的一個鐵證。且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峯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⑬

這個觀點被後人稱為「釵黛合一論」。

一九五四年，當時剛從大學畢業的兩個學生李希凡和藍翎寫了《關於〈紅樓夢簡